



雪婷 著

故事以T市和B市两地的两所中学教育改革和发展为背景，以一位教龄与教师节同龄的女教师的教育及行政管理生涯为主线，揭示了二十多年在两所中学发生的一系列故事。

成长

Growth &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第一部反映
中国当代中学教师
生存状态小说

谨以此书献给天下

所有中学教师、家长和孩子们！

成 长

雪 婷 / 著

⊗ 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成长/雪婷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7. 9

ISBN 978 - 7 - 5087 - 1767 - 8

I. 成... II. 雪... III. ①吕华—生平事迹 ②中学教育—经验

IV. K825.46 G63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2292 号

书 名: 成长

著 者: 雪 婷

责任编辑: 杜 康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式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 话: (010)66051698 **电 传:** (010)66051713

邮 购 部: (010)66060275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

开 本: 160mm × 230mm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23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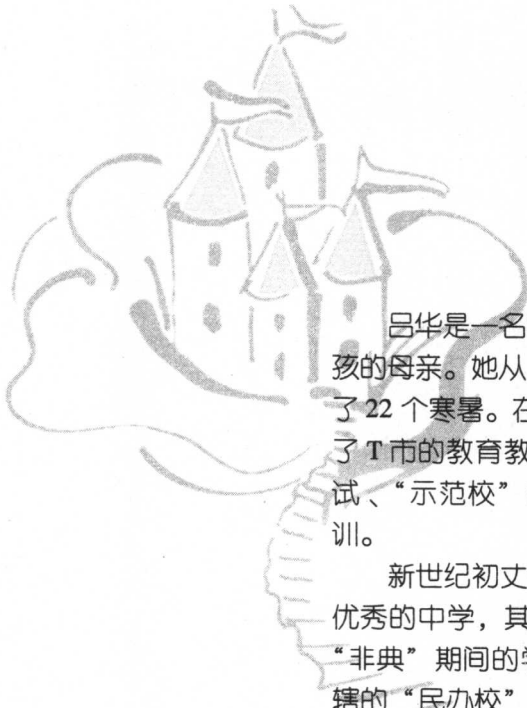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5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雪婷：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，出于对20多年来教育工作的感悟，她用一支直率而富有生活本色的笔，用心记述了一位中学教师的成长历程。





内容简介

吕华是一名中学女教师，同时又是一位 17 岁男孩的母亲。她从 1985 年开始，在教育这条路上走过了 22 个寒暑。在 T 市 Q 中学任教的 17 年，她经历了 T 市的教育教学改革、“名校办民校”、3 + X 考试、“示范校”建设，参加“骨干教师”国家级培训。

新世纪初丈夫调转 B 市，吕华又进入 B 市一所优秀的中学，其中经历了该校“示范校”的建设，“非典”期间的学校管理工作。后来她又到该校下辖的“民办校”任职。

在不短也不长的 22 年从教生涯中，她目睹和经历了 B 市和 T 市两地的教育发展；体验了两所学校、六任校长的工作风格。作为曾经在两个直辖市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教师，她的经历很独特。

Growth

成 长

目

录

在 T 市的日子

/ 1 /

在 B 市的日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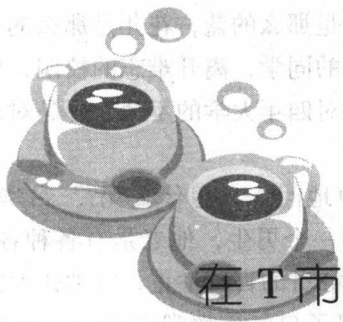
/ 115 /

在分校的日子

/ 183 /

结局

/ 227 /



在 T 市的日子

大学毕业前夕，吕华心情非常复杂。她刚刚与自己的辅导员发生了点冲突，因为她所在的区只有三个分配名额，而住在他们区的本班毕业生却有八个。班主任希望她放弃自己户口所在的区。在辅导员办公室，辅导员恳切地对她说：“我觉得你是咱们班觉悟比较高的女生，我希望你给其他同学作出榜样。”听了这话，本来气就不打一处来的吕华回应道：“在我那个区，我家离其他区学校最远，我将来上班会非常不方便，你为什么不去动员别的同学？”

辅导员瞪大了有点鼓的眼睛，惊讶地看着吕华，他没有想到这个长着一双大眼睛，平时话不多的学生会这么顶他。大学四年，在他的印象中，吕华一直是个文静的女孩子，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的个性。他想：“今天是怎么啦？是不是要毕业的学生都这样？”

辅导员用威严且带有不屑的语气说：“如果组织决定了，你就得服从！”吕华却狠狠地说：“如果不将我分回我户口所在区，我就不服从分配！”说完这话，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，望着张大嘴巴的老师摔门而去。

为了这句赌气的话，吕华着实后悔了好几天，在 20 世纪 80 年代，如果不服从组织分配就意味着可能找不到工作。不过，她还是硬着头皮准备对抗到底，她想：“我本来就是家离外区最远的一个，按照政策我是最应该被分回户口所在区的学生。”她在紧张和忧郁中度过了难熬的几日，直到发毕业证，大家拉她去照毕业合影时，她还没有从不安中走



出来。

6月的校园盛开着娇艳的月季花，吕华无聊地坐在图书馆里，她从玻璃窗中无目的地向外望去。天是那么的蓝，花儿是那么的美，鸟儿是那么自由。马上就要告别朝夕相处的同学，离开难忘的校园，她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。难受什么呢？是对四年大学的不舍，还是对未来前途的担心，她自己也说不清。

宏悄悄地走到她身边，轻声地问：“想什么呢？”吕华吓了一跳。在吕华眼中，宏是班里很特别的一个男生，他老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。特别是他能用调侃的语言说出辅导员的言行举止，常常让大家感到有解恨的快意。吕华看了他一眼，叹了口气，幽幽地说：“心里乱得很。”宏说：“你们女生当老师，其实是很不错的，可是，我们男生就不一样了，不过……”他顽皮地对吕华笑了笑说，“总会有办法的。”吕华不知他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
两人正说话，从图书馆外气呼呼地跑进来一个小个子女生，见到吕华和宏，她大喊：“太欺负人了。”她的声音很大，以至图书馆里其他同学都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他们。

吕华迎了过去。萍是一个个子很小，黑黑瘦瘦的女孩子，平时总是笑嘻嘻的。吕华赶紧拉住她，快步走出图书馆，宏也紧跟其后。

萍气愤地对吕华和宏说：“没有比咱们辅导员更该挨揍的了，在分配前，他就答应咱们班好多同学的要求，让大家各回各的区，咱既没门儿更没路儿，以为回本区图个家近就行了，没成想现在又要把我分到D区。”听了萍的话，吕华皱了皱眉头，她与萍同住一个宿舍，知道这个出身于小市民家庭的室友的脾气，但是，今天听到萍的吵嚷吕华还是感到很不适应，她不安地问：“拿到派遣单了？”萍点了点头。

吕华转身撇下萍和宏，撒腿向辅导员的办公室跑去。

办公室里一个中年老师正在发派遣单，吕华报上了自己的姓名，老师在一堆信中找出了她的通知单，吕华接过来，通知单上写到：H区，普教，20天之内报道。吕华长出一口气。

拿到派遣单的吕华正往宿舍跑，遇到宏，吕华扬起手中的派遣单说：“我回本区了！”宏对她笑了笑：“太好了。”

吕华跑回宿舍，找出自己的书包，边跑边掏出车钥匙，奔向车棚，



推出自行车，向自己所在的 H 区教育局飞驰。

H 区教育局坐落于 T 市火车站后广场，这是一座意大利式建筑，小楼不大但是干净而整洁。楼正面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”几个大字格外醒目。吕华推车进入大门，看见大门旁就是传达室。她支起自行车，小心地来到窗户旁，探头问门房大爷：“大爷，请问新教师报到处在哪儿啊？”门房大爷一边调试自己的收音机一边回答：“二楼往前走第四个门。”吕华轻手轻脚地上了二楼，在写有“人事科”三个字的门前站住，定了定神，轻轻地敲了敲门，里面传来一声：“进来。”她慢慢地推开门，一位气质优雅的中年女子问：“你找谁？”吕华说：“我是应届大学毕业生，来报到。”

“这么早？”中年女人惊讶地问。

“我刚刚接到派遣单就来了。”吕华对她笑了笑。

“你是第一个从大学来报到的，欢迎你！”中年女人露出温和的笑容。

“具体学校的分配要再等一个半月以后，等学校把你的人事档案送来后再决定，你 8 月中旬带着学生证来取吧。”中年女子收下吕华手中的派遣单。

离开区教育局，吕华推着自行车慢慢向津河走去。此时，她的心情已经没有原来那么难受，却不知为何多了几分惆怅。不知不觉她走到了津河边上。

她将自行车支在一边，站在静静的津河边，徐徐的微风迎面吹来，河面上船只有规律地穿行，河两岸带状公园中月季花正在开放。她回忆当初填报高考志愿时和宿舍其他女生一样运气不好，偏偏被第五志愿录取。记得刚上大学的第一个晚上大家聚在一起，唉声叹气，感觉前途很渺茫；但很快大家就被大学的紧张学习和快乐的课余活动填满了。如今大学四年一晃而过，马上就要毕业了，迎接自己的究竟是光明还是暗淡，吕华心情就像那个晚上一样七上八下。

关于这次分配，听同学们说共有四种去向：一种是走出教育系统做干部；另一种是留校任教；再一种是在本系统“二教”，也就是到中专做老师，因为中专不坐班，所以大家觉得也可以。这前三种分配去向，是一种比一种好。最后一种就是进入中学做教师，不仅辛苦而且将来也就在中学一辈子教书了，听往届毕业生说要想出系统，很难。



想想自己在大学并不顺利，就连最后一种分配结果还是据理力争来的，自己的职业运气真是太不好了，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在实习时，她的所有实习成绩都被实习校评为优。也许真像自己中学班主任老师说的
那样，自己适合当一名老师？

吕华回到学校时，天色已晚。她走向自己的住宿楼，这是一栋20世纪80年代新盖的住宿楼，长长的楼道，男女生宿舍用隔板隔开。当她走到四楼时，突然发现，男生和女生宿舍之间的隔板已经倒在了地上，旁边男生宿舍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。吕华犹豫了一会儿，但还是大着胆子踩过了隔板，敲了敲紧邻的男生宿舍门。

“谁？”里面传来一声非常粗鲁的声音。

门打开了，伴随着一股浓烈的酒精味。开门的是宏，这个头发微髻的男生满眼通红，嘴里喷着浓浓的酒气。他使劲地睁大了眼睛，看了看吕华，好像不认识她似的。再看宿舍里的其他人，都喝得横七竖八，地上满是摔碎的酒瓶，桌子上是乱七八糟的残羹剩饭。

吕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就是当她们女生宿舍一出声音就在墙那边拼命敲墙的男生？这就是篮球场上找她们要汽水喝的男生？这就是跳集体舞时拉着她们手旋转的男生？过去常听妈妈讲，男人只有在喝醉时才表现得最为本色，可是这眼前的情景真的让吕华感到惊讶！她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她抓住宏的胳膊——过去她从未这样大胆，哭着喊道：“你们怎么了？”然后，跑回自己的宿舍，放声大哭。

第二天，当吕华红肿着眼睛与同学们最后一次合影告别时，又看到了宏。宏只是轻声问：“昨天我们是不是吓着你了？”吕华没有敢再看他，她怕自己的眼泪会再一次夺眶而出。

两个月后，吕华走进了T市H区Q中学。T市Q中学是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所中学。在H区的40多所中学中属于区重点中学。Q中学占地60亩左右，门口有两棵槐树，遮天蔽日，学校里有两座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老式教学楼，两座楼之间是带有标准400米跑道的运动场。槐树开花的时候，每次经过树下都能闻到槐花的香味，让人心里感觉很舒服。

吕华到学校时，正好看到楼前的厕所旁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师傅在



淘厕所，于是，她主动上前打招呼：“老师傅，我是新来的老师，请问上哪儿报到？”老师傅看了她一眼，用手指了指离她不远处写着“教务处”三个字的平房。

吕华走进教务处，一个高高瘦瘦的男老师接待了她。

“我姓赵，是本校的教务主任。”他对吕华笑了笑。

“你是师范毕业的？本科还是专科？”他又笑着问了一句。

“本科。”吕华回答说。

“我们的本科毕业生半个月前就报到了，专科生一般这个时候来。”教务主任一丝不苟地说。

“您可以查一查我的人事档案，我因为外出了一段时间，所以去区教育局取报到通知书是最后一天去的。我的确是四年的本科。”吕华最后又补充了一句。

“大专、大本我们这儿都不缺。”教务主任的身后传出了一声男中音……

吕华这时才发现，在教务主任身后的办公桌后面探出了一双男人的大脚，显然，办公桌的后面有一把躺椅，一个40多岁的男人慢慢抬起了身子，这是一张面色红润的大国字脸，细长的眼睛，眯着看人，大鼻子和大嘴巴紧挨着，左下颌上长着一颗大大的黑痞子。

教务主任笑咪咪地转过头望着他：“呦，打扰您了，刘副校长！”

吕华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位校级干部，她忙打招呼：“刘校长，您好！”

刘副校长斜着眼睛看了看吕华，问：“学什么专业的？”

“政教。”吕华回答。

“政治老师我们这儿一点都不缺。”大国字脸底气更足了。

“那你们学校为什么要我？”吕华回答的一点都不慢。

“那得问教育局是怎么把你分进来的。”大国字脸不紧不慢地说。

“那，我怎么办？”吕华有些紧张。

“先不排课，听听课再说吧。”大国字脸很果断地对教务主任说。

“刘校长可是咱们学校乃至咱们区的著名数学老师，也是一位大才子，等开学你先听听他的课。”教务主任恭维地说。

“我不一定能听懂，我已经多年没有学数学了。”吕华老实地说。



“你先去总务处找办事员让他给你安排办公室，然后领与教学相关的东西。”教务主任有些不耐烦地说。

走出教务处，吕华听见教务主任对校长说：“真够生的。”

成

长

1985年9月10日，这一天是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教师节，它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后，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的重要体现。

吕华所在的Q中学的教师们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准备迎接第一个教师节。吕华来到学校已经快两个星期了，因为没有被排课，所以每天只是忙着听其他政治老师的课。学校政治组3男3女，一个人教一个年级，确实不缺政治教师。

年轻人之间是最容易熟悉的，吕华很快就和刚分配来的年轻老师熟悉起来了。与她一起来的有5位教师，3个本科，2个专科，除了她一个教政治的，还有教化学、生物、物理和语文的。但是，除吕华外，其他人都已经上课了。

在新来的老师中，吕华和王红梅最要好。王红梅是个仪表出众的女孩子，她高挑儿的身材，姣好的面庞，美丽的丹凤眼，直直的鼻子，恰到好处的嘴巴，让所有见到她的人都会由衷地赞叹：漂亮。与王红梅比起来，吕华有些自惭形秽。上大学时，室友评价她：五官长得单独拿出来很好看，特别是大眼睛和高鼻梁，但是凑在一起不是很完美，脸型不是很标致。另外就是气质上比较严肃，有个性。吕华当然听出了大家的话外之音，但是，当吕华悄悄照镜子时还是觉得自己的长相确实属于中上等。

盼望已久的教师节终于来到了，学校组织了隆重的庆祝活动。学生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，老教师代表在台上发表了让人非常感动的讲话。他们欢呼“教育的春天来到了”。作为主持人的教务主任表现得颇为出色。这位77届的大生物系毕业生真的是很有才华。最后，他宣布：“请我们的王校长为我们讲几句话。”

当王校长走上讲台时，吕华简直不敢相信：这不是自己报到时遇到的淘厕所的工人师傅吗？

吕华赶忙问身边的王红梅：“难道他就是我们的校长？”王红梅一边点头一边嗑着瓜子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听说王校长过去打过仗，还立



过不小的战功，伤残转业来到学校当校长，在当兵的人中，王校长还是有一定水平的。”

吕华这才注意到，王校长的一只眼睛是假眼。王红梅喝了一口茶水，用调侃的语气对吕华说：“这所学校，我一进来就倒胃，看哪哪不顺，两座破楼，地面坑坑洼洼，校长还是一只眼——看看教师节给这点儿东西，两包瓜子，一杯茶水。真是的！我最好的姐们儿那所学校给了这个数。”说着她伸出了一个手指头。

王校长的发言听起来很诚恳，但是也确实不太有水平。吕华在大学听惯了大学老师的讲话还真不习惯王校长的讲话。

王校长讲话的中心思想是要发扬革命传统，不过底下听的老师们好像并不感兴趣。王红梅凑到吕华的耳边说：“听说王校长来咱们学校才一年，就让学校的老势力挤对得够钱。”听了这话，吕华明白了为什么王校长要去淘厕所，原来他连勤杂工都支使不动。

吕华觉得王校长很可怜，她感到很愤慨，她替王校长不平，真是太欺负人了。她又转回头，看见身后不远处的刘校长正眯着眼，似听非听的样子，吕华从内心产生了一种不满。这时，他看到一个精神矍铄的老教师上台主动发言。王红梅又喝了一口水，指着走上台的老教师说：“这是我们学科组的梁老师——一位印尼华侨，也是教生物的。”

梁老师含着眼泪激动地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我要代表所有的知识分子感谢邓小平，是他，使我们获得了第二次生命；是他，使我们这些50年代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希望。‘文革’时，‘四人帮’整我们，现在我们党给我们教师过节，我要真心地说一声：‘党啊，我们感谢你！’”

当吕华周围所有的人都发出衷心的赞美时，吕华的左前方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……

发出不和谐声音的是地理组的伍老师，这是一位黑且瘦的30岁左右的男老师。伍老师是城市贫民出身，虽然是大专学历，但是最看不上梁老师的酸文假醋，他与同是地理组的王老师很有共同语言。

此时，他对着王老师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说：“好嘛，真是嘛人都有，上次评职称时，没有什么工作业绩，为了评上个高级，就突出他在印尼热爱党的经历，就差把自己说成地下工作者了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王老师发出开心的笑声，引起了左右的侧目。

梁老师的发言刚刚结束，从后面站起一位身材魁梧，面色黝黑，长着一双大眼睛的青年男老师，只见他快步跑上讲台，拿过话筒，对着全体老师说：“下面，让我说几句。”

王红梅俯在吕华的耳边，悄声说：“这就是体育组的组长苗老师——外号苗大眼。”

苗大眼定了定神，对着全场大声说：“我觉得梁老师说对，感谢党，就应该化为实际行动。比如说，前两年咱们中学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都名列前茅，可这两年呢？赵校长走了以后，咱们是要嘛没嘛，教学完了，体育更完了。听说，最近咱们校又被评了一个综合评估倒数第二。一个区重点校，真是丢人哪！”

“哗，哗，哗”，吕华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，转身一看，刘校长在带头鼓掌。

尴尬的王校长不得不上台再一次发言，吕华发现王校长的脸已经变成了橙红色。他很困难地走上了讲台，对着话筒语无伦次地说：“刚才同志们的发言很好，教师节是党关心咱们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体现，过去战争年代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，我们……”

当王校长尴尬的发言以他那句发扬革命传统而终结时，会议总算结束了，老师们边搬椅子离开会场边议论纷纷：“唉，人家苗大眼说的是啊！前年赵校长在的时候，咱们学校比什么时候都好，可是现在咱们真的是不行了。”“为什么不行了，还不是领导没本事。”“也不能那么说，领导有没有本事还得看底下人听不听话，如果底下人不听话再有本事的人也什么事都做不成。”……

听着大家的议论，吕华感到不知所措。她想：“王校长真窝囊，这么窝囊的人当校长也确实不是刘校长他们的对手。”

离开庆祝教师节的会场回到政治组办公室，吕华见同组的栗老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。栗老师刚刚生完孩子，可能是晚上带孩子非常辛苦，脸色显得很疲惫。她是来找学科组长刘老师的。

“刘老师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小孩子得了手足口病，我想请半个月假。”栗老师紧张地说。

“是吗？什么时候病的？要不要紧啊！”胖胖的刘老师满脸关切。

“唉，病了好长时间了，原来一直是婆婆带着，这不，最近婆婆也



病了，所以想请半个月假，你看……”栗老师还是有些紧张。

“真舍不得你，你看你这一不来，政治组就缺人了。”刘老师惋惜地说。

“那不有人吗？”栗老师焦急地指着吕华说。

当吕华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候，望着坐在讲台下戴红领巾的初一学生，激动的心情真的无法形容。第一课是“热爱祖国”。吕华首先提问：“什么是祖国？”

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说：“祖国就是我们共同的家。”

“不对，祖国就是国家。”旁边一个小姑娘回答。

吕华望着这么可爱的孩子，一股暖流涌遍全身。她充满激情地从祖国的定义讲起，一直讲到为什么要热爱祖国。最后组织学生共同讨论了怎么热爱祖国，怎么做中华的好儿女。

45 分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吕华仍然充满激情。在讲台上她好像换了一个人，既没有平日的腼腆，也没有平日的拘谨，在学生们充满期待的目光里，她找到了自信和勇气。当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，吕华还舍不得走下讲台，舍不得离开学生。

几天后，初一（2）班班主任王老师在楼道里遇到吕华，笑着对她说：“我们学生可喜欢你了。”吕华的心里就像灌了蜜一样甜。

一转眼，半个多月过去了，栗老师孩子的身体一直没见好。这样吕华就一直上着初一年级的公民课。每天，查资料，写教案，组织学生上课讨论，做作业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9 月底的一天，一位穿着朴素，胖胖的，带着一副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手拿一把椅子来到吕华所在的初一（1）班的教室门口，他很客气地对吕华说：“我是来听课的。”吕华也很客气地将他让进教室并嘱咐学生帮他把椅子搬到后排。

吕华这节课讲的是“如何做一个好公民”。她是属于人越多精神头越大，发挥越好的人，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说的“人来疯”，越是有人她发挥得越好。当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，吕华还沉浸在讲课的兴奋状态之中。

听课老师透过黑框眼镜笑咪咪地望着吕华，问：“你毕业几年了？”吕华涨红了脸，笑着对他说：“我刚毕业，是替栗老师上课的。”听课

老师又说：“你虽然刚来几天，但是适应学生的能力还是很强的。”听了听课人的夸奖，吕华的心里特别高兴。

听课人又搬着椅子急匆匆地走进了其他教室。一连两周，这位听课人的身影出现在学校不同年级的教室里，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。终于，有一天地理组伍老师向大家传递了一个小道消息：“咱们学校要有人事变动。”

在听课老师出现两周后，学校突然召开了全体大会。由区教育局人事科的李科长宣布了区教育局的决定。李科长说：“Q学校是一所区重点校，区里为了加强学校的建设，特意调来黄明同志任学校的新校长。”随后，他宣布了王校长调离学校的决定。从李科长的介绍中，吕华得知新任校长是6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，在M中学做过教务主任和行政副校长，并在区教育局中教科任过科长。同时，李科长还强调区教育局准备为Q中学增加资金投入……

“哗……”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吕华不经意间看了看旁边的刘校长，觉得他的笑有些僵硬。

金秋10月，施工的机器陆续进入学校。这时恰逢学校行政主任退休，黄校长果断地提拔了学校一位在一线教数学的老师做了行政主任。吕华每天去南楼上课，走过施工的工地时，听着轰鸣的打桩声，心里为自己学校的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新上任的黄校长和新提拔的行政主任配合得很好，他们的身影经常一起出现在工地上，学校老师都对这两位领导感到很满意。不过，吕华也听到了不和谐的声音，而这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来自主管教学的刘副校长。刘副校长是Q中学的一位老人，从大学毕业分到学校，一直干了将近20年，可以说是学校的元老。

新校长的到来让刘副校长很是难过，想想自己也是40好几的人了，论年龄、论学历和资历怎么着这个学校的校长也得是自己呀！

“铃……”电话铃打断了刘副校长的抱怨，刘副校长懒洋洋地接起电话，电话里传来黄校长的声音。

“老刘吧！请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”

“行。”刘副校长很干练地答应，从他的语气里听不到半分的不满，放下电话，刘副校长从躺椅上直起了腰。



刘副校长走进校长办公室，黄校长客气地请刘副校长坐下，然后又亲手给他倒了杯水，这倒让刘副校长有点摸不着头脑。

“老刘啊，你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了，对于咱们学校的教学工作你是一把好手啊，离了你的教学管理，我们还真的舍不得啊！”黄校长语重心长地说。

“你……什么意思？”刘副校长显然意会到了黄校长的言外之意。

“这是区教育局给我下的调令，要调你去 S 校做教学副校长。”说着，黄校长把调令递给了还有些惊讶的刘副校长。

拿到区教育局调令的刘副校长尽管十二分的不乐意，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S 中学报到。这样 Q 学校的人事安排上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情况，学校已经没有了副校长，除了黄校长一人书记兼校长外，就是新提拔的行政主任、德育主任和教务主任。

教务主任大名叫赵建设，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师范大学的毕业生，虽然名字有些土气，但是人却长得仪表堂堂，聪明过人。他 1981 年毕业后分配到 Q 中学，一直是刘副校长的拥趸，虽然年纪不大但颇有城府。他打心眼里看不起 Q 学校的其他领导干部，其中也包括刚刚被调走的刘副校长。在他眼里，德育处的李主任是一个没什么学历，整天只会抓学生迟到、早退和打架，经常爬到车棚子上面去抓拔气门芯学生的更年期妇女；新提拔的行政主任是一个返城知青，后取学历，不知道是祖上哪辈子积的阴德，新校长一上任就飞黄腾达当上了行政主任。

一向善于策略的教务主任没有想到刘副校长会这么快被调走，这几天他失眠了：走吧，没有资本；留吧，不知新校长对自己什么态度。想来想去，他觉得应该争取主动，去探一探新校长的深浅。

这天，忐忑不安的教务主任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口，只见校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，黄校长正在和行政主任谈新楼建设的事，听到教务主任敲门，黄校长抬头给了教务主任一个眼色，意思叫他先进来。教务主任听出来他们的谈话已接近尾声，只见校长拍着行政主任的肩膀说：“小张啊，你很动脑子嘛，就得这么干！”行政主任动情地说：“黄校长，不是我捧您，自打您到了学校，我就和咱们全校同志们一样，心情那叫一个好，大楼一天一天地起，人心一天比一天齐啊……”黄校长笑了笑，